

●杨振昆

边地文学启示录

云南人民出版社

序

滇池，以及滇池之滨这片广袤的沃土，古往今来，曾使多少英雄豪杰为之心醉！早在战国时期，楚人庄蹻就率大军来此。秦汉时代，秦始皇梦寐不忘这盛产银铜的宝地，汉武帝则经常引领遥望，竟看到彩云南现于滇池洱海之间！于是，从那时起，长江流域文化在红土高原播下了种子；逐渐形成了既有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又别具一格、瑰丽多姿的滇文化。

云南实在是得天独厚。这里不仅是有色金属的、植物的、动物的王国，而且，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源远流长的26个民族，拥有渊深富厚、精睿神奇，令人叹为观止的民族文化。太阳历、二进位制、阴阳五行世界观等竟都源出于此！以铜鼓文明为代表的滇池青铜文化，更使人不能不敬佩。云南民间文学也质量超卓：纳西族和白族的《创

世纪》、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阿诗玛》、苗族的《古歌》以及傣族的《娥并与桑洛》等等，其艺术质量足以雄视寰宇，并不比《奥德赛》、《伊里亚特》逊色。

云南的书面文学在历朝历代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唐宋时期，南诏一些文人的作品被收入《全唐诗》，大理国出现了白文诗“山花体”，明清时代，云南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诗人文士，如杨慎、兰茂、孙髯、钱澧、师范等。他们写出了一批佳作。惜乎始终未能形成实力强、影响大的作家群。每思及此，不能不感慨系之。

共和国诞生，盛世来临，云南文学终于崛起！五十年代，李广田、李乔、王松、刘澍德、公刘、白桦、苏策、彭荆风、杨苏、季康、公浦等诗人作家，列成阒阒阵势，响着隆隆足音，推出一批吹拂着壮美豪雄的滇池山风、回荡着神奇妙曼的民族情趣的传世力作，令中国文坛不能不刮目相看。

度过了说不完道不尽的六十、七十年代，一些老作家壮志犹存，宝刀未老，不时有佳作问世，一群新秀也先后颖脱而出。但一个地区文学的兴盛，一种有特色的文学流派的挺立，是需要有成群的在文学观念、审美追求上相近的作家以成批的作品作声势浩大的集团冲锋的。

从七十年代之末开始，一大批生活积累丰厚、文学功底扎实而又泥土味十足的文学新人在滇池畔的沃土上默默笔耕，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大多起步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当令之时，对人生对社会有自己的思索。嗣后，中国文坛潮头竞涌、旗号杂陈、流派纷出。一段时期，为社会、为人生、为群众的创作道路被嗤之以鼻，认为不合时

宜，陈腐落后。但是，我们这一批土作家在短期的困惑之后，感到自己终究是红土高原的儿女，多姿多采的边疆、历史积存丰厚的 26 个民族，就象安泰的大地母亲那样，是自己血脉所系、灵感之源。表现 26 个民族的心灵和文化心理，展示他们的新生活、新追求、新意向，是自己的职责；继承并发扬光大滇文化，是自己的使命。这一批作家的风格、笔调和创作手法尽管千姿百态，但都辉耀着直面人生、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光彩，而且，滇味逐渐浓重，红土高原格调逐渐分明。这就是“滇池丛书”得以形成的基础。

改革的时代，正酝酿并行将爆出气度恢宏的大作家和扛鼎传世的大作品。滇池之滨这一群辛勤的笔耕者志向高远，视野宏阔。在共同的追寻中，也许，下一世纪之初，新的老舍、茅盾、巴金，将从滇池之滨颖露？

当然，要攀登珠穆朗玛，必须有个锻炼体魄、精研技巧，选择线路的过程，必须有坚强的群体。滇池之滨，应该有一个目标明确、群策群力、优势互补的作家群落。春城的出版家们高瞻远瞩，与市文联一起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滇池丛书”愿和兄弟丛书一起，成为攀登文学珠峰的练功场和向峰顶冲击的营地。

热切希望得到前辈们的扶持、友人们的支持和读者们的帮助。

李必雨

1991.6.

序

张文勋

人不能为梦而生活，但是，人总是要有梦的，那绿色的梦、金色的梦……，一串串美好的梦，激励你勇敢地踏上人生的征程。有的人在征途中被暴风雨吞没了，梦永远没有实现；有的人却勇敢地、顽强地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终于使自己的美好的梦变为现实。振昆是一位富于梦想但又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他在诗中写道：

我的梦很长很长，

醒来了也还常常遐想。

梦中我有一片黄金色的草地，

梦中我有一抹灿烂的霞光。

.....

正是这很长很长的梦，把他引上文学之路，步入文学的

殿堂。他并不是一位专业作家，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他在校中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大学毕业后，虽然在社会大熔炉中也尝过一些酸甜苦辣的滋味儿，但不久又走上了大学的讲台，从事吃粉笔灰的营生。他学的是文学专业，教的是文学课程，这也许是使得他的文学之梦能变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吧？在读大学的年代，振昆就醉心于文学创作，他写诗，也写小说，散文，报刊上不时可读到他的作品。现在在大学任教，虽然攀登的是讲师、教授的台阶，但是，也从未停止过文学创作实践，而且还可以这样说，在他的创作道路上获得丰收，不断成熟，还是近十年的事。我想，这和他对人生的体验、对社会的认识日渐成熟分不开；但是和他创作的同时进行理论研究也有关系。我历来主张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应搞点创作实践，而从事创作的人，也应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振昆在教学中注意学术研究，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尤其对我国当代文学了解较深，对云南文坛的情况更了如指掌。他结合云南地方民族特色，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对促进我省文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由于把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所以，他的文艺评论和理论文章，都能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联系实际，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感；对一些问题也比较深刻并有独到见解。他不像某些时新的理论文章，追新逐奇，空谈泛议，不着边际。

振昆的文艺评论文章，视野比较广阔，能够多层面地去透视文学现象，善于在被认为是平常的文学现象中，发掘出内在蕴藏的美。因此，虽然他的笔触涉猎到诗歌、小说、散文、影视各个领域，文章体制也不拘一格，有长篇阔论，也有杂感短评，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意尽为止，外表看来似

乎零散，事实上都是形散而神不散。也就是说，他的文学主张是一贯的，他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也是始终如一的，他的文学评论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他注意对时代脚步的追踪。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和诗人，应该对时代的脉搏具有高度的敏感，尽管人们对时代的认识有深有浅，但这敏感性是很宝贵的。如果，在现实面前麻木不仁，甚至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发抒一点古人之幽思，流几滴向隅而泣的眼泪，或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振昆的文学评论，正如他在《历史赋予文学的神圣使命》中所说的：“对时代的变化最敏感，和群众的联系最密切。”他能够把目光盯住我国近十几年间随着开放改革浪潮而出现巨大变化，在眼花缭乱的各种文艺思潮倏起倏落的浪花中，他能把握住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对过去进行深刻的反思。对当前的文艺现象进行冷静而清醒的思索。因此，他不是人云亦云地轻率地作出种种哗众取宠的论断，而是对问题作全面分析。例如曾流行一时的文学本体论，振昆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它弄得很神秘，他认为“本体论的文学观，并非排斥功利论、认识论的文学观，而是将使其功利目的、认识功能在真正文学的王国中实现。”他紧追时代的脚步，对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力图在“现实的冲击与文学的变革”中，树立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文学观。其次，振昆比较注意民族文化传统的吸收。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其中也孕育着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识和文艺美学。他在评论现代作家作品时，大量运用我国古代美学概念去分析和鉴赏；这当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表明他对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民族化问题的关注。运用我国传统文艺美学理论并使之融汇于现代审美意识之中，探求

现代文艺作品中的含蓄美、意境美，这应该说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由于注意到弘扬民族文化，因此，他对我省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以及反映云南边疆民族生活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偏爱，给以热情的扶持和鼓励，写了不少评论文章。这也使得振昆的文艺评论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再次，振昆还比较注意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探索，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或者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他都努力避免用简单化的公式概念去图解丰富多采的文艺现象，力图按照文艺的规律去认识和总结当今文艺创作的成败得失。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往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两个基本点是不可忽略的：一方面承认文学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担负着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又要承认文学不同于其它的社会意识行态，诸如哲学、政治、法律等等；文学是一种艺术，它一定要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去完成其社会的使命，或者说是要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用审美感情去影响读者，去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现实。任何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而侈谈什么“文学就是文学”、“诗就是诗”，或者无视文学艺术的特征，把文学等同于哲学、政治，都是错误的。振昆在论述文学的历史使命、文学观念的演变、诗的本质、典型形象的创造等等问题时，都有自己的见解，并兼顾到上述两个方面，态度是鲜明的，观点是明确的。

《边地文学启示录》是振昆的第一本文艺评论集。在付梓之前，他向我索序，我就写了以上这些想法，没有经过认真的推敲，有感即书，很不成熟，聊供读者参考。振昆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型的诗人，他勤于笔耕，敏于观察，深入思

考，在教学的同时，还不停地写作。他究竟还计划写多少诗、多少散文、多少小说，我不大清楚，但是我敢断言，他对文艺问题还会不断发表意见，对文艺理论和诗歌美学，还正在潜心研究。如果说，这第一本评论集在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方面，尚嫌不足的话，那么，在第二本第三本...集子中，将会不断获得新的成就，攀登新的高峰。

1990.12.3.于云南大学

目 录

总序·····	李必雨(1)
序·····	张文勋(1)

文苑随想录

历史赋予文学的神圣 使命·····	(1)
社会主义新人的含意及 塑造艺术 ·····	(13)
文学观念与 文学创作 ·····	(23)
关于改革文学的 思索 ·····	(28)
改革新潮与 思维惰性 ·····	(31)
现实的冲击与文学的 变异 ·····	(36)

作品探微录

情的结晶 美的颂歌 ——张昆华小说漫评 ·····	(42)
艺术探索与自审意识 ——读白族作家张长近期的 小说 ·····	(49)
审美情感的成功传递	

滇 池 丛 书

目 录

——读何群的中篇小说

《地火》 (55)

关于民族题材作品的
美学思索

——袁佑学彝族题材小说

读后 (62)

吴慧泉的人和文 (70)

传奇的魅力

——读王左生的长篇小说

《白药传奇》 (74)

马铭，这小子

——读中篇小说集

《孤灯》 (77)

文学应该给人以力量

——评周孜仁的

小说创作 (82)

致马宝康 (86)

红土地的馈赠

——瞿文早中篇小说

读后 (89)

社会历史的透视和缩影

——王定明长篇小说《爱的诞生》

读后 (93)

创新——诗的生命

——读五位青年诗人

滇 池

丛 书

目 录

的诗集 (96)

关于一个“倾斜而美丽
的世界”的歌

——读张雪梅留在人世上

的诗 (109)

如同醇酒一般芳香

——读杨明渊散文《老虎坳一故乡

情怀》 (114)

来自土地的深挚恋情

——读乔传藻散文

《森林黑土》 (119)

朴实清新 真挚动人

——读熊家斌散文

《核桃裂了》 (122)

动物题材的超越与象征

——读沈石溪的

动物题材小说 (126)

纯粹美感的追求与构建

——吴然儿童散文及散文诗

漫评 (131)

辛勤的寻找与失落 ... (140)

跌宕起伏动人心魄

——读王佳铭电影文学剧本《蛇

案》 (147)

滇 池

丛 书

目 录

滇 池 丛 书

艺海撷英录

诗歌创作谈片

一、诗的本质 (153)

二、诗的发现 (155)

三、诗的个性 (157)

四、诗的意境 (159)

五、诗的余味 (161)

诗的含蓄辨析 (164)

儿童文学的症结:与

现实的距离感 (167)

略论儿童的共鸣因素

——关于科学童话的思索 (181)

科学与幻想

——略谈科幻小说的发展 (195)

当代意识与科学思维

——少儿科普创作中一个值得重

视的问题 (202)

娱乐动能位置初探 (206)

后 记 (217)

前著文平類史記

命對聖軒

文苑隨想錄

命對聖軒前著文平類史記

历史赋予文学的 神圣使命

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我们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代。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的宏伟目标。在这伟大的历史变革面前，文学应该怎样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呢？这是每一个文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问题。

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历史的巨大变革常常给文学带来深刻的变化，这是文学史上一个惯见的事实。唐王朝采取恢复经济的重大变革措施导致了“贞观之治”繁荣局面的出现，使文学相应地得到发展，出现了诗歌的鼎盛时代。“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使文学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发出了震惊中外的呐喊，新文化运动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恩格斯在论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明确地指出了“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一个伟大时代”由于它“摧毁了封建贵族的势力”，“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在意大利到来了一

个空前未有的艺术繁荣”。^①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阐明了时代和文化发展的关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②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本身就是来自最广大的群众，他们对时代的变化最敏感，和群众的联系最密切，比之旧时代的作家也更自觉的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因此他们的作品能够更加迅速、准确地反映时代，并给时代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

今天，历史开始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我们党结束了长期动乱的局面，平复了“十年浩劫”造成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精神上的创伤，开始了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这一时代的转变赋予文学的神圣使命就是：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为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奋斗。不少作家已经或正在开始意识到这一神圣的使命，作出了顽强的努力和探索。蒋子龙继《乔厂长上任记》以后写出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兰紫》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开拓者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工业战线在这历史性变革中复杂的矛盾，人们思想深处的变化，讴歌了新的时代，新的人物。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何士光的《乡场上》等作品从一个普通农民精神上的微妙变化展示了广大农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可喜变化和广阔前景。王蒙的《春之声》、《风筝飘带》、《蝴蝶》等作品不仅用艺术家的敏感，而且用新的手法，在过去和现在交织的广阔背景上，展示了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心

理状态。这些有益的探索给作家以深刻的启示：真正有希望的作家应该注意并走在生活的前头。

文学要适应于人民和时代的要求，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由于多年来极左思潮的干挠，把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搞混淆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被解释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政治的含义又仅局限于中心工作，一时的政策、运动斗争。这种“配合论”、“工具说”导致的结果是把作家驱赶到公式化、概念化的狭窄的道路上，去图解政策，配合运动，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和斗争，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作家的神圣使命感被这些貌似正确的极左理论玷污了。其实，我们所说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因此我们今天提出历史赋予作家的神圣的使命，并不是要把作家重新驱赶进“赶任务”“写中心”的死胡同，而是要作家正视时代的变化，去洞察反映人民的心声，为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而斗争。“四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前途所在，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反映“四化”建设中的矛盾和斗争，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便是历史赋予作家的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写熟悉的生活”从艺术反映生活的一般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必须指出所谓“写熟悉的生活”绝不能成为一些作家闭眼不看现实，不深入生活的借口。事实上，所谓“熟悉”是相对而言的，生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仅凭过去的“生活底子”来描写生活，常常会歪曲地表现了前进中的现实。而且一个作家对生活的认识也是在生活的发展过程中逐